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10 人性的贪婪



◆书名:《人生》
◆作者:李志刚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这不像火车还有时刻表,这里随时都有开车的,往什么方向走都有。这块地在中坤进入之前,来了五六拨开发商,都摇着头走了。这反而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说:“那咱们就啃这块硬骨头,把这事解决了。”长河湾拆迁到了最后阶段,还有十栋房子还僵持不下。黄怒波下了死命令:“焦青,这十栋房子我不想看到,十天后我就想到平地。”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我跟打仗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下有一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乱,让黄怒波对人性的贪婪,残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至今未能释怀。黄怒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这场内乱:“突一日,一位外边的合作者无意间问我,是否又有一家新公司,我大吃一惊。仔细查来,差点没惊掉了牙,气碎了心。原来,这厮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也被搞乱了账,弄不清去向。

可怜的我觉得自己像猴子被众人耍着表演玩。被戏弄的感觉深深激怒了我,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一场酒后,我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入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保安调干部进京擒猴,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电脑等。清查三天后,战果辉煌得让人悲痛欲绝。

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

提要:

2003年,中坤开始做长河湾项目,焦青是负责人。当时,这块地是当时那边治安最乱的地方,房子非常破旧,市政设施除了水电其他都没有。并且,那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一千八百多户人里,有四十多名坐过牢。

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策反。尽管所有人都是一投奔我而来,但几年中,我一是基本不在北京;二是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三是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厮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柔战术,往往是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慰。我能训斥骂的都是关键部门的员工,他们也就收拢了置公司于死地的党徒。

结果是,公司大量钱物被来了个乾坤大挪移,一些地产项目被偷梁换柱以别的公司名义立项运行。而且,他们开会确定了‘起义’的日子。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东窗事发,露出了马脚。我命贱,活得简单,翻了脸,顾不得羞耻,压不住怒火。不出几日,这些厮已被统统扫地出门,而且保留了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黄怒波给我口述了当时的经过,时隔八年后,他依然十分愤怒,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他的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虽然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凭什么挣这么多你是老板?他不想想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硬,他一下适应不了。而且连司机都是我亲自培养,调过来的,跟我多年,连他老婆的工作什么都我解决的,也背叛了我。”

黄怒波感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提要:

于佑安说笑着,拿出烟来,敬给金光耀。于佑安不抽烟,但金光耀是烟鬼,不过这小子也有过人之处,在李西岳面前从不吸,一旦到了于佑安这里,立刻就变成烟鬼,恨不得一次把一周的瘾过了。

“不敢不敢。”于佑安从柜子里拿出四条软中华来,包了放桌上,“走时别忘了啊。”

“我这瘾就是你惯的,拿别人的身体不当身体,你们当领导的能不能人道一点?”

“那好,你把我操作到实权部门。”“让我操作,有没有搞错,我还指望着你升了拉兄弟一把呢。”金光耀嬉皮笑脸。

“那没问题,等我当了市长,一定让你做秘书。”金光耀说了句脏话,嬉着脸道,“就知道你们没把秘书当人看。”于佑安攻击道:“秘书原来也是人啊,第一次听说。”两人斗了一阵嘴,金光耀回过神来,关切地问:“部长现在是刀枪不入,你的行动方案靠谱不?甬到时髦了华局,枪口咱可撞不起啊。”

扫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华国锐现

15 头号杀手——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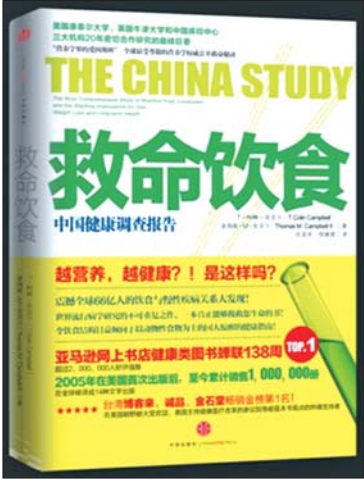
提要:

许多书籍都曾提出证据,说明营养对癌症的影响,而且每种论点都有其特性;然而我也发现,无论是因为何种因素而诱发,或是发生在身体哪一个部位的各种癌症,营养对它们的影响力几乎都是一样的。

有鉴于此,所以我把讨论范围缩小成3种癌症,那么,本书便能有更多篇幅来处理其他疾病,并出示更广泛的证据,说明食物与众多健康问题的关系。最后,我选择波及数十万美国人的三大代表性癌症来讨论,其中两种是引起许多人注意的生殖系统癌症,即乳腺癌与前列腺癌,第三种则是消化性癌症——大肠癌,这是在美国死亡人数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癌症类型。

10年前的春天,我正坐在康奈尔大学的办公室,突然有位女士打电话找我,询问关于乳腺癌的事。“我家族有很明显的乳腺癌史,”这位名叫贝蒂的女士说道,“我妈妈和外婆都死于乳腺癌,而45岁的姐姐最近也被诊断出乳腺癌,因此,我实在不能不担心我9岁的女儿。她月经初潮快要来了,真担心她也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她的声音充满恐惧:“我看很多研究报告都写着家族病史非常重要,我很害怕女儿也难逃一劫,甚至想要她动乳房切除术,把两边的乳房都拿掉。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这位女士陷入一种困境——该让女儿走上绝路,或该让她没有乳房?虽然看似相当夸张,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性,每天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在先前一些发现乳腺癌基因BRCA - 1的研究报告出炉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书名:《救命饮食》
◆作者:T·柯林·坎贝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在成了瘟神,自己又不珍惜自己,有天晚上杨丽娟给于佑安打电话,说华国锐喝得烂醉,要跳楼。于佑安赶去后,华国锐倒在卫生间,于佑安都拉不起来。华国锐本来是不能喝酒的,肝有毛病,官一丢,就连命也不要了。

金光耀意识到失言,紧忙又道:“我的意思是此事千万要慎重,部长瞒得如此紧,会不会……”于佑安无言地笑了笑,知道金光耀心里怎么想。身在官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怕,金光耀说穿了也只是一秘书,秘书怕领导,天经地义。

于佑安一开始订的也是软卧,跟李西岳他们紧挨着,后来一想不妥,部长才坐软卧,自己怎么能坐软卧呢?于是紧着换了车票,订一张跟软卧车厢紧挨着的硬卧票。至于去北京的理由,自然难不住他,他让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傅处长给局里发了一份急件,说是南州李家堰篆刻和石雕文化申遗还有许多要补充的工作,要他去一趟北京。申遗现在是大事,南州文化局现在也就这项工作还能引起市里领导的关注,他去北京,自然没人说什么。

周二下午六点半,于佑安早早来到火车站,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把司机小祁和杜育武提前打发了回去,一个人提着包,步态从容地进了候车室。南州艺术剧院院长尚林枫的老婆龚一梅早就候在那里,看到他,笑吟吟迎过来,从他手里接过包,殷勤地问:“这么早就来啊于局长,这才几点?”于佑安咳嗽一声,这话问得他不好回

《纽约时报》等各种报章杂志,都把这项发现当做头条新闻,并誉之为一大进步,而BRCA - 1连同后来发现的BRCA - 2所引起的骚动,都在强调乳腺癌是基因肇祸的观念,故有乳腺癌家族病史者人人自危。相反的,科学家与制药公司倒是大为振奋,因为这表示借由新的基因检验技术,便可能有效评估女性罹患乳腺癌,而他们希望能操控基因,进而预防或治疗乳腺癌;另外,记者们忙着把一些相关资讯转告读者,这些看法具有浓厚的基因宿命色彩,也难怪像贝蒂这样的妈妈们会如此忧心忡忡。

我说:“嗯,首先我得告诉你,我不是医生,没办法给你诊断或治疗建议。这得交给你的医生去做。但是我可以简单的方式,告诉你目前的研究发现,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她说:“正合我意。”

于是我告诉她了一些有关中国健康调查及营养研究的事和营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告诉她基因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会罹癌,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指出,能完全归咎基因的癌症仅是少数。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她的营养知识相当浅薄:她以为癌症风险全由基因决定,却不知食物亦是导致乳腺癌的重要因素。

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只用了二三十分钟讨论。对话结束时,我觉得她似乎不满意我们这次谈话,或许是因为我的话比较谨慎又带科学色彩,也可能是我不愿给她建议的缘故。我猜,说不定她早已打定主意要让女儿动手术了。最后,她谢谢我花时间与她谈话,我也祝福了她。

我常被询问各种健康问题,但这次显然是最特殊的一个。但贝蒂并不孤单,另一名女性也曾和我讨论该不该让她女儿切除双乳,也有已切除一边乳房的女性未雨绸缪,考虑拿掉另一边乳房。

很显然,乳腺癌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烦恼:每八名女性就有一名在其生命中会被诊断出乳腺癌,比例高居全球前几位。乳腺癌民间机构为众多且势力庞大,比其他疾病,乳腺癌或许最能引发女性恐慌。

回想起与贝蒂的对话,我想我更应强调营养对乳腺癌的影响。我可能仍然不会给她临床建议,但我现在知道资讯,或许对她更有用。那么换成现在的话,我该告诉她些什么呢?

答,眉头皱了一下。龚一梅没察觉,依旧热情很高地说:“我家老尚刚还打电话呢,他真是想为您送行,于局长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我说等局长出差回来,一定为局长接风。”于佑安淡然一笑:“不麻烦了,老尚他也挺忙的。”目光四下一瞅,不见有熟人,才落落大方地往贵宾室去。

龚一梅身材胖大,好像比于佑安要高出半个头,这女人平时就殷勤过分,逢年过节总拉着尚林枫往于佑安家跑,去年春节于佑安家的卫生还是龚一梅带着铁路上一帮姐妹打得的。这次机会对龚一梅来说更是一帮之不得,自从于佑安打电话订票,她就一直跑前跑后地忙着。

于佑安并不想搭理龚一梅,这一家人有点烦,当初尚林枫从艺术剧院副院长提升院长,龚一梅就围追堵截了他半年多,啥东西都往他家搬,差点把他家搞成百货仓库。

后来尚林枫到了院长位子上,龚一梅似乎来得不那么勤了,可是今年上半年,也就是文化旅游分家后,龚一梅的步子又频繁起来,于佑安知道,文化局现在还缺个纪检组长,龚一梅想让尚林枫尽快挪到这位子上来。

位子不是他于佑安定的,于佑安对龚一梅的热情就有些警惕,但这次去北京,买票换票什么的,又不能不麻烦龚一梅,对龚一梅送上的热情,于佑安只好接受。火车摇晃晃驶出了南州,于佑安心里一阵阵紧张,他是要去为自己的仕途长途跋涉了,可李西岳呢,怎么望穿秋水还是不见人?难道消息是错误的,或者李西岳临时改变了主意?

11 跟随部长跑北京



◆书名:《跑动》
◆作者:许开祯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你消息倒蛮灵通的嘛,我看当秘书糟蹋了,搞特工对你更合适。”“还敢挖苦我,讲不讲道德啊。”金光耀猛吸几口,坏笑着道。他们两人既能同仇敌忾又能同流合污,属于讲话不藏不掖的那种,典型的死党加同盟。